

孤独酒吧

雨时、如月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雨时

著

如月

学林出版社

孤独酒吧

雨时、如月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雨时
①著
如月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独酒吧/雨时, 如月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80730-334-3

I. 孤... II. ①雨... ②如...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3199 号



孤独酒吧

作 者 雨时 如月

特约编辑 金 浩

责任编辑 钱丽明

封面设计 姚 荣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50 千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30-334-3/I·72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雨时、如月，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夫妻合作著述主要作品共十三部，包括长篇小说《循着爱的踪迹》、《铜帆》、《情爱梦幻》，长篇传记文学《紫雾——卢作孚评传》，中短篇小说集《折光》、《摩洛哥之眼》，长篇报告文学集《中国当代警官的倾诉》，文化随笔《失语的城市》等。《孤独酒吧》系作者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自选集。



错过了可能的那一刻， 就什么都完了（自序）

2006年岁末，我们回到了既是旧地又是新旅的省城。期间，我们把作家出版社的《紫雾——卢作孚评传》一书，题赠给了一位曾长期在省作协任职的朋友。我们给她写的是：“纪念曾经的作协”。她对“曾经”一词既复杂又简单的内涵莞尔一笑，没有表示丝毫的惊讶，似乎一切都早已在不言中。

我们的挚友，著名作家汤世杰曾欣然为《紫雾》一书作序。他在序中写道：“读这样的书，当浓重的《紫雾》在眼前缓缓散去，心情怎么都难以平复。诚然，如今我们总能以平实的眼光、客观的角度，用凝血的真实去还原历史了，这或是幸福。反过来一想，历史的前行总是要付出代价，但此前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太沉重，‘博弈成本’是不是太高？不止是被耽搁的时间，不止是不必蒙受的经济损失，还有无数无辜的善良生命、伟大灵魂，千千万万人的希望和信心。当然，据说这已算不得文学的话题，却到底还是让我们的思考也跟着深刻起来。”

我们常常感慨，有这样至今还在文学圈内的朋友，有这样至今还真诚还挚著

的文字,我们真是想学坏也不敢坏起来。当然,这个“坏”也许还是个模糊的概念。谁说不是呢?明知眼前一切是消费主义时代的镜像,却又无法抵挡这些镜像的诱惑;从理性上排斥这种镜像,从人性上却又渴望这种镜像的体验。我们自己也很难脱俗的。

由于雨时后来多年从事的居住文化研究工作,便终于从经济学家们那儿长了些许见识。知道时下的消费时代或消费社会,其主要特征是生产能力相对于适度而节俭的传统生活方式而过剩。为了生产方式自身的循环和维持,消费社会必须不断刺激消费,使大规模消费成为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消费社会本身正在创立一种新的社会等级秩序,从而使人们的消费从物的本身过渡到追求“欲望”满足的镜像神话层次。

社会学家进而告诉我们:欲望同时也是消费文化的基点。因为欲望无论在物质层次或精神层次的需求都是无止境的。应运而生的消费时代的文化策略当然是为消费主义即商业逻辑服务的,它的目的和手段都指向同一个内核即欲望,尤其是具有普适性的金钱崇拜和性展示。

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离开了我们“曾经的作协”。我们很清醒,即使没有后来工作那种定性的转移,从体制到精神到情感的淡出、间离、寂灭以及遗忘和被遗忘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显然是极大地落伍了,和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作家、新锐作家、风云作家相比,不能不承认“江郎才尽”的尴尬。

可是,毕竟还有汤世杰这样不允许人学坏的朋友;还有远不在文学版图之内,甚至直接在消费主义时代核心圈中,同样关注和激励我们的年轻朋友。他们不是不允许你学坏,而是出于对曾经存在价值的尊崇,帮助你重塑前消费主义时代的尊严。

雨时在上海几所高校 CEO 高级研修班开课的经历,使我们结识了诸如“成品策品国际集团”陈晓梅、林华这样的商界精英。他们早已完成了自身多元的原始积累,他们早已完成了他们创业的初衷。他们完全可以适应这个消费主义时代的潮流,退回到暧昧,退回到享受,退回到思想上的平庸和事业上的不思进取,求得一个苟且的中立和安全。但他们告诉我们,如果这样,或者说曾经这样,他

们心中堆砌的只是与日俱增的不安。所以，他们会以个人的不功利去创造这个产业、这个社会的功利，他们成立研究院，创办刊物，他们八方奔走，求教于专家学者，他们提出现代版的“成品生活”理念，以求节制对资源的挥霍，对环境的掠夺性破坏。当然，他们也在上海交大 CEO 高级研修班上，以共同的理想缔结了他们为人称赞的情爱。而且，同时受领了上海交大中国 CEO 俱乐部评选出的 2006 年风云人物大奖。

出于好奇，他们读过了我们的部分作品。让我们惊骇的是，这样新生代的商界精英，居然也给出了类似于著名作家汤世杰先生的评价。这给了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多年未曾触摸的小说作品，判断它时下价值的另一种心理冲动。

结论是，我们决无才情可言。我们一直自诩的“三流作家”也绝非自谦之词。但我们发现了存留于我们小说中的许多印痕，那种印痕是时代的，虽然是上一个时代的，但它不属于个人。作为个体和个人的精神都曾经消融在当时心灵所觉悟的时代精神之中。于是，个人的轨迹也就变成了时代的印痕。

这是我们不揣粗浅，从自己曾经的几百万字小说中，自选一个新集子的原因。我们想尽我们绵薄之力，还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以尊严。也许在时下消费主义盛行、歌舞升平泛滥的年代，我们那一种曾经有过的忧郁和伤感，哪怕只是淡淡的忧郁和伤感，也一定会招人耻笑从而使我们在文学圈内陷入加倍的孤独。但是还是有那么多朋友鼓励我们，所以对于可能的耻笑，我们也能平静地还以莞尔一笑。

我们只是希望把这本新书看作是一种具化历史记忆的田野实践，一如我们在写作《紫雾》时有过的决不轻松的行旅。远远避开各种声威显赫的舞台，把我们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刻痕生动还原到可以触摸。没有具体的形象和具体的印象，我们那个时代在年轻人眼里就只剩下了一堆将被遗弃的旗帜和口号。

本雅明说过：“过去的真正形象，只是在瞬间闪烁而现。我们只能把过去当作仅限一次，稍纵即逝的形象来把握。如果错过了可能认识它的那一瞬间，就什么都完了。”

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一切，都不应该也不可能简单抹去。因为有那么多人

还在挚著,还在努力。

感谢给我们勇气和帮助的朋友,如汤世杰,如陈晓梅;感谢上海万语文化的策划;感谢出版社和我们的责编。尊严属于我们大家。

雨时、如月

2007 年元旦 上海

错过了可能的那一刻，就什么都完了（自序） 01

孤独酒吧 001

血泵 013

三十年河东 023

不要全留给黑匣子 037

服装阿英和灯光老赵 049

湮没 065

潇洒的累 105

克尼多斯的维纳斯 165

烟雨春 205

三十年河西 241

银盏坳的故事 267

摩洛哥之眼 331

绿裳霓虹 367

孤独酒吧

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一刻，那一个周末夕照如血的下午。

喧嚣之后的宁静当然更宁静，热闹之后的寂寞当然更寂寞。我微微闭上双眼，人去楼空，只有石英钟里单调的乐曲声伴随着机械的跳跃声向我走来。它们从来没有走得离我这么近，近得有点声震耳鼓。

这时，她踩着下班的铃声走进办公室，她是最后一个，她后面不会再有别人。我们办公室只有周末的这最后十分钟是清静的，我感觉她等的就是这一刻。

我没有抬头，我知道这是一身黑色的连衫裙，还有一条黑色的俄罗斯披巾。宁静如水的黑色在燃烧的余晖中缓缓流过，显出一种难言的寂寞。

她是本周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申请营业执照的女人，最后一个申请营业执照的孤独的女人，最后一个申请营业执照的孤独的知识女人。只有百无聊赖，我才会心里反复堆砌这些词组。

我也孤独。

那个时候我是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的女大学生，我单独分配在这座城

市的工商管理局实习。头儿说我反正是实习生，反正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周末就辛苦我在办公室多盯一会，他们有家有小的先走一步。

所以周末的下午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孤独，我当时正在咀嚼男友不在身边的淡淡的愁绪。

我没有抬头。孤独自有不同的境界，至少在当时我相信我的孤独不过是少女的绿洲。虽然有离愁别绪但那是绿洲上缓缓独步的小溪，我不希望别人走进这块领地。

然而我还是看清了她那圆润的手臂，薄薄的手掌，修长而敏感的手指。这手臂、这手掌、这手指除了带有一种令人感动的苍白，似乎也别无更加引人注目的特征。她毕竟是一个已经步入中年的女人。

问题在于她通体是一片庄严的黑色，这种黑与白的强烈对比几乎产生出一种宗教般的震慑力。我相信这种黑与白的对比和共存象征着某种极不寻常的人生，便有莫可名状的颤栗在我心中漾过。

那纯粹是一种本能，我首先瞥了一眼她放在我桌面的报告。

“孤独酒吧！”我差点没有大喊一声从座椅中跳将出来。很久以后我还回味过这一刻的感觉，对于一个黑与白的宗教印象、对于一个黑与白的情感世界、对于一个黑与白的特殊人生，没有比起“孤独酒吧”这样的名字更天才的了。

一个孤独的周末下午，两个孤独的女人对峙着，要讨论一个叫“孤独”的酒吧命名。那一瞬间，由于我毫无类似的人生经验，我就再也无法控制我突如其来而又说不清楚的惊骇，还有由惊骇引发出来的我心灵深处孤独的隐痛。

毫无疑问，当她凝望着我的时候，我也凝望着她。一种无言的黑色、黑得几乎又透明的冷流缓缓淌入我的心里，我无法抗拒地吮吸了一大口。黑色的橄榄味。

她谈不上我们少女常指的漂亮意义上的漂亮。不过她脸色犹如奶油般光润和苍白，嘴唇不用唇膏也有一种天然的石榴红色。她让我一开始就想到“风韵犹存”这个词儿，毕竟是犹存就对她充满了一种爱怜。她的眼睛饱满明澈大到

不可思议，她当然没有描过眼影但眼脸上却存有着天然忧郁的黛晕。

我想恐怕是她眼脸上泪囊上这一片黛青深深地打动了。这种天然的忧郁色总是某种人生的印记，我妈就有一双这种忧郁的眼睛，眼眶外正是这种悲剧的黛晕。我突然觉得我和这个女人有了一种天然的沟通。

我坐着，她站着。我知道她也凝望着我，但我不知道她是否也产生了默契的印象。她只是透出一种和平宁静心如止水的气度，我却没来由地相信这种和平宁静里一定包容着刻骨铭心的心灵创伤。

我首先判断她一定是中年丧偶。因为只有不幸失掉自己心爱的男人的女人，才会有这种心如止水恨不得遁入空门皈依我佛的悲剧气质。

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十分敏感的少女。我想起我妈妈就有过这种中年丧偶痛不欲生的苦痛经历，她这种伤感女人的伤感，触动了我童年的伤感妈妈的伤感，便产生了一种共鸣使我突然感动得想哭。

女人之间心灵的沟通常常无规律可循。我们互相凝视片刻，我心里微微一动却依然保持着微微一笑，她微微一笑却依然流露出微微的忧郁。我发觉她的眼睛好深，一个中年女性还有那么深不可测的眼睛不能不称是一个奇迹。那是一口哀怨的深井，井水清冽却又彻骨地寒，多看一眼都让我觉得冷，不过那冷很温柔。

很难说这是哪一种心理暗示，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思念我的男友。那一天早晨五点我就陪他在领事馆前排队，小街深深，庭院深深，沉重的铁门后露出悬铃木的树冠，异国的旗帜在不高的旗杆上神秘地轻飏。有冷雾有寒露，雾岚中人影憧憧他耽心失落我似的紧紧握着我的手。我感觉那是一双生命的手、生动的手、情感的手，我触摸到那蓝色的血管、细密的掌纹，他掌心的事业线爱情线生命线无不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我知道这些纹理都是他人生命运动的河，我的心裸露着，沿着这些河道漂流向远方。远方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爱 and 爱人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我把他的手深情地牵引到我的胸前，我让他直接抚摸着我的脉动，也许是想让他生命的河、爱情之水直接流入我的心田，也许是想让我生命之热血直接注入他掌中的爱河。雾岚淹没了一切，淹没了两颗心的

依偎。

我记得九点钟他领到了表格，他立刻坐在排队的小凳上用英文填写。那个时候太阳高悬，世间万物无不透彻得淋漓尽致。所有陌生的熟悉的探询期待关注干扰都像潮水一样向他涌来，我当时恨不能化成一堵无形的墙把这一切全隔离在他十步之外。然而我突然发觉这种愿望纯属多余，喧嚣如潮水一样袭来又如潮水一样退去。天空不存在了悬铃木不存在了人群不存在了连我也不存在了。他填表那一种专注仿佛他心里只有那一块天远地远的澳洲。

那一刻我曾经想撕碎那几份可憎的表格，把他这个傻 B 抱在怀里大哭一场。这一刻想到那一刻我依然十分想哭。我想把整个身心立即投入他的怀抱之中，我不能像这个女人失掉男人一样失掉我的心我的爱我的傻 B。

我想在潜意识领域里，我们正是在情感这一点上沟通的。我们两个年龄相差得如此之大的女人终于握了握彼此的手。握手的时间并不长，但由于握手人的孤独如此之强大，她矜持的防线很快被突破了。她心里窒闷、咽头堵塞，无论如何克制她还是哭了出来。

我鼻子一酸，把一方餐巾纸沿着桌面上的玻璃向她推去。我就明白我一定会打破常规做一点什么，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我心中又是微微一动，不过我说不出这是为什么。

那是在实习期间做过的唯一一件胆大包天的壮举，我在对她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不经集体讨论就给她签发了酒吧的营业执照。我在那张烫金的证书上写下了“孤独”两个字。我在写这两个字时手有些颤抖，以至我自己都把“孤独”两个字写成了带有澳洲味儿的英文字母。

一整个星期天我都有一点儿后怕，为自己后怕也为这个女人后怕。

我的职务确实是签发营业执照。头儿说凡是领执照的人都把执照看得比他亲娘老子还金贵，你的字娟秀清丽填在那大红印鉴旁边对人家心理上也是一个安慰。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我们不能签发一张执照白拿主人几百块钱。这样的执照我每周都填发过十好几张，问题是我只是个实习生我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更何况是批准这样一个酒吧，更何况这个酒吧还取了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

“孤独”。

那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在好几家酒吧门前逛过，我为那个女人后怕我想我决不是杞人忧天。经营一个酒吧除了我们工商行政管理还有特种行业管理文化市场管理社会治安管理，而且按照一般的文化水准消费水平不搞点邪门歪道没有几个酒吧能赚钱。前些日子市公安局通报，我们工商局去查封了银座酒吧，那就是因为酒吧老板用了好几个陪酒女。

我逛得漫无目的。说是信步，其实我心里很明白，我决不是信步我最后总是会来看一眼这座城市的少年宫。少年宫哥特式的塔楼前有一排棕树，沿着台阶摆放了十盆冬青，每一盆冬青都是球的造型。一小块草坪以塔楼为中心扇面展开，草坪四周遍植春兰开出了一片白色的纯真。我总是在这里读出澳洲的情调澳洲的感伤和澳洲的苍凉。

星期天晚上那种无言的黑色在我心里流淌成一曲无字的歌，我幻想着成为一头雄狮，手中有权，无论对他或是对她我都超级使用到极致。我胸中有一种旋律我周围反正无人我就大声地吟唱了出来，就在那一刹那我突然感到一种解放一种愉悦一种自信，黑夜里我独自走着渐渐快活得泪流满面。

我压抑了很久。当我把压抑想透把压抑说出来的时候，我已经不再感到压抑了。一个人最痛苦的在于感觉到而说不出也无法说，少女就尤其是这样。

所以，星期一我在局长面前的表现就没有想象的那般狼狈。我老老实实承认除了她的孤独是实在的其它情况我全都无可奉告，不过我心坦然地说出了我那一瞬间的领悟。我说当一个人真诚地走进别人的孤独之中，他自己的孤独也就被打破了。我说这话时丝毫没有咬文嚼字作苏格拉底态，我说的是我握手那会儿刻骨铭心的感觉。

在局长面前我表现得和平宁静心如止水甚至还有那么点视死如归。我心里想着那个女人怎样跟我握完手后泪如雨下，那种苦难感使她的泪颜也显得圣洁无比。她最后看了我一眼就匆匆离去了，不过离去前的那一眼看得很深沉很有点如海深情的味道似乎要在记忆里一直保存到永远。

我告诉局长两个月后孤独酒吧就能营业。孤独酒吧的吧址选在一条幽深的

小巷，小巷有一个很幽深的名字叫回雁街。

我看见局长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突然发觉我应当调侃应当幽默，中国人太不会嘲讽，其实那很有利于打破僵局。当然这一切我也只是从外国小说中读到的。

我说头，那个女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我的记忆里，那是我们全局几乎没有说话没有耽搁效率最高的一件公务案。要都像我这么整，我们早就超越了初级阶段。我当时觉得无语也是深刻，过多的盘诘是对女人孤独的残酷。我不愿别人残酷我自己，将心比心我当然也不能残酷别人。我说头，我不敢奢望你的表扬希望你至少给我一个微笑，如果我做错了事你把我当做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大学生就不会心气难平对不对？

局长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我实在想不到他会这么平静而又平淡。后来科里好心的同志们告诉我，他们都知道这个孤独的女人，局长自然也知道这个孤独的女人，女人是一夜之间变得孤独，一夜之间成为新闻人物的。

一个女人孤独的新闻使另一个女人孤独的任性幸免于难。

女人是音乐学院附中的一级教师，丈夫是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唯一的遗憾是女人教钢琴但没有自己的钢琴，丈夫身为人夫却一直没有分配到住房。不过他们从不抱怨，据说他们厮守着无风无雨平平静静地走过了二十几年。女人和丈夫一直住在女人家的旧宅里，旧宅据说也在一条幽深的小巷里，小巷也有一个很幽深的名字叫落雁街。

我后来知道女人的落雁街不是孤独酒吧的回雁街，不过落雁和回雁相去也不会太远。

据说悲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有人说是性格悲剧有人说是心理悲剧有人说是命运悲剧。我只好向局里所有的人求饶，你们别吵了别急着下结论，哪一位行善把故事给我讲清楚行不行？

那是一次非常偶然的口角，一次非常偶然的更年期冲动，一句非常偶然的恶语脱口而出：“你给我搬出去！到现在连房子还混不上一套你算个什么副教授？！”

很多年以后有个朋友跟我说过一句很哲学的话：在一切看似偶然的现象后面都有必然的因素。

很可惜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启蒙对我传导得太晚，我当时只是很粗浅地认为是丈夫的感情男子汉的自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所以他才一气之下卷起铺盖搬进了大学里空寂的现代文学馆。

我当然知道这座城市的这所很知名的大学，知道这所知名大学里很知名的现代文学馆。那实际上是三十年代一位知名作家的故居，我去参观过，我知道深宅大院里带有三十年代高处不胜寒的落叶味儿苔藓味儿。

夫妻之间这种口角当然如积水一样浅薄，本来男人女人各自孤独三天对双方稍加劝说男人便可打道回府言归于好。问题是丈夫在这个深宅大院里突然觅得了灵感，有了一种身和心的逃遁。于是他在这所现代文学馆里乐不思蜀居然认真地做起了学问。一做三个月，做到朔风吹大雪纷扬，现代文学馆里没有安装暖气也禁止生火取暖于是无论高处低处皆不胜寒。

据说在最后的日子里，常常在这所知名的大学知名的现代文学馆中听见一位不太知名的副教授的搓手声跺脚声，那声音惊扰过院中的寒鸦在日出日暮时都发出过种种哀鸣。丈夫这时给妻子挂过一次很和解的电话，可妻子心里虽然有万千呼唤嘴里却很赌气地说：不！

悲剧发生在西历的圣诞节。那一天丈夫去了出版社，那一天他的手稿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几乎立刻就确定了选题。丈夫的心脏从来没有承担过如此巨大的欢乐，他生平第一次走进了一间酒吧。

不过欢乐也只是孤独的欢乐，他坐在暖气开得很足的酒吧里一直呆到酒吧把他孤独地倾倒出来。在那一个多雪的圣诞之夜丈夫坐上了最后一班电车，整个车厢里只有他一个孤独的乘客。他在电车里没有说过一句话，所以在那短暂的生命里程的最后时刻他想过些什么也就成了永恒的秘密。

丈夫不知道自己患有先天性心脏缺损，妻子不知道，朋友不知道，领导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在那一个晚上，巨大的欢乐和巨大的孤独绞杀了他的心脏，丈夫突然头一垂倒在电车里。那是一种孤独的猝死，电车的终点是现代文学